

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珍藏本

牡丹亭

汤显祖 著

赵清阁 编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57
412
2

期本书必

号 70 字登藏(吉)

牡丹亭

· 小说本 ·



赵清阁 编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 A 1 0 4 8 0 7 1 *

(吉)新登字 07 号

MU DAN TING
牡丹亭

汤显祖 著 赵清阁 编著

责任编辑:孙宝文

封面设计:永铭记文化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三河市文昌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625 印张 230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2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0 册 定价:25.80 元

ISBN 7—80626—170—2/K·85

出版说明

公元 1598 年，中国古典戏曲史上的又一名著《牡丹亭》（一作《牡丹亭还魂记》、一作《还魂记》）面世。这部作品的出版和上演，立即轰动当时文坛，“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与此同时，汤显祖的名字也不胫而走，名播天壤，成为人们敬重的伟大戏曲家。这位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戏曲家，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他自幼刻苦攻读，博览群书，才学过人。万历十一年中进士，历任南京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等职，后以不附权贵而被免去官职，去国还乡。自此，“日与文墨自娱”，潜心著述。其作品甚丰，尤以戏曲《紫钗记》、《牡丹亭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著名。而《牡丹亭》则是其代表作。

在《牡丹亭》中，作家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表现了杜丽娘和柳梦梅两个青年男女，为追求婚姻自由和生活幸福，勇敢地同封建道德礼教进行斗争的精神。无庸讳言，《牡丹亭》这部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由于是以戏曲形式表现的，有相当部分读者阅读起来不便。为此，我国著名女作家赵清阁在 40 年前，将《牡丹亭》改编成小说《杜丽娘》出版，两次印刷，颇受欢迎。

为弘扬《牡丹亭》这部优秀作品，在征得赵清阁女士同意后，我社将其 1995 年作了适当修改的小说《杜丽娘》改名为《牡丹亭》，并将 1934 年出版的戏曲本《牡丹亭》加以校点、

目 录

第一章	延师	(1)
第二章	闹学	(10)
第三章	惊梦	(18)
第四章	访谒	(25)
第五章	悼殇	(33)
第六章	拾画	(45)
第七章	还魂	(53)
第八章	婚走	(63)
第九章	遇母	(73)
第十章	闹宴	(84)
第十一章	硬拷	(91)
第十二章	团圆	(101)

第一章 延 师

杜丽娘是一个美丽聪明，富才情的姑娘，年方十七岁。父亲是南宋时代南安府的太守，名叫杜子充，为人顽固不化、冷酷无情。母亲甄氏，性情软弱而慈祥。都已彪百高龄。杜丽娘没有兄弟姊妹，因此颇为父母所珍爱；父母要把她教养成知书识礼，不失宦门规范的闺秀，平日管束甚严，不许稍有逾越规范之处。于是，年纪轻轻的杜丽娘，就变得老成庄重，毫无一些天真活泼的气味。她画得一手好丹青，山水、人物、花卉，样样都能。绘画丰富了她的生活，扩大了她的眼界，使得她的胸襟豁然了，她常常向往那些画图上的世界，她幻想有一天也能逍遥自在地游山玩水，观花赏月。但她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她的内心便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这哀愁只有随身伴伺的小丫鬟春香明白，父母都体会不出。

春香比杜丽娘小两三岁，还是一个天真调皮的孩子。杜丽娘爱她伶俐、爽朗，也教给她读书识字，为的也让她懂些礼数。

三月仲春的一天晌午，杜丽娘正在绣房里聚精会神地画着一幅仕女秋千图，只剩几笔就快完成了。春香坐在一旁读着一本《女儿经》，读得琅琅有声。可是不时把眼睛移到画案上，偷看杜丽娘作画。忽然她发现画图上有一只栩栩欲飞的彩色蝴蝶，禁不住走过去叫道：

“哎呀，这只蝴蝶像活的！”

“傻丫头！”杜丽娘轻轻啐了一口。

小说本·牡丹亭

过了一会儿，杜丽娘已经画好了，她自己端详了一会，只见那秋千架上的仕女仿佛在飘荡，一树垂杨仿佛在迎风摇曳，多么生动美妙的一幅写春图呵，她也满意地笑了。最后她题了“秋千图”三个字，还觉得差点什么，她想再题上一首诗，但沉思了半晌，却未下笔。

“有画无诗煞风景！”杜丽娘皱着眉头自言自语。

春香看见杜丽娘为此扫兴，便说道：

“小姐何不拿去给老爷夫人看看，请老爷题上一首诗，岂不是好？”

春香的话提醒了杜丽娘，她稍一思忖，便道：

“春香，去关照厨房，备些酒菜，再去禀告老爷夫人，就说我请老爷夫人看画饮酒。”

春香答应了一声，连忙去了。

杜丽娘随后拿了画图来到后堂，先向父母请了安，再展开画图，毕恭毕敬地说道：

“女儿今天画成了一幅秋千图，请爹娘赏鉴。”

杜子充和杜夫人近前一看，果然画得精致，不禁同声称赞。杜夫人向杜丽娘夸奖道：

“我儿真是一个才女！”

“可惜不是男孩儿！”杜子充说罢，叹了口气。

杜夫人不以为然地笑着辩道：

“丽儿虽是女儿，凭她这份才貌，将来配上一个好门婿，一样可以为我争光。”

杜子充点了点头，又捻须沉吟道：

“这画倒画得好，只是少了题句。古人绘画，兼习书法、诗词，我儿还须在这上面做做功夫。”

“小姐正是来请老爷题诗的。”春香插了嘴。

杜丽娘忙向春香微嗔道：

“丫头多嘴！”

当下酒肴已经摆好，杜丽娘便请父母上坐，自己坐在下首。丫鬟们侍立两侧。春香替每人斟了酒，杜丽娘站起来敬了二老各一杯，说道：

“如今春光明媚，女儿略备酒肴，与爹娘同乐，愿二老岁岁长青！”

“难得我儿孝心！”杜子充和杜夫人快活地一饮而尽。

杜丽娘记起刚才的话题，微笑着说道：

“爹爹适才训教女儿学习诗词、书法，我原也想到的，只是无人指教，也是枉然。”

“是呀，这诗词、书法之事，必须老师指教才行。”杜夫人随声附和着。

杜子充不加思索地说：

“夫人指点指点好了。”

“老爷取笑了。”杜夫人笑着连连摇头。“依我之见，还是老爷指点吧！”

杜子充又喝了一杯酒，想了想说道：

“我衙内忙碌，无有工夫。”

“那就请个先生来教授丽儿也好。”杜夫人说。

杜丽娘听见母亲提到请先生，大喜，便也央告道：

“爹爹既要女儿学识进益，若能延师教授，再好没有了。”

“休得胡言，女孩儿怎能延师教授？自己学习学习好了。”



杜子充毫不考虑地拒绝了。

杜丽娘不敢再讲下去，默默地低了头。杜夫人却从旁怂恿道：

“老爷，你我暮年无子，只这一个女儿，又难得她聪明智慧，理当好好栽培于她。”

杜子充立刻沉下脸来，凛然说道：

“女孩儿只要略知些周公礼数，针线刺绣是正经，诗词书画不必讲究。况且千金闺秀，抛头露面也多有不便。”

“请一个女先生如何？”杜夫人想了想说。

杜子充冷笑道：

“越发异想天开了，自古只有男子为人师，岂有个女子做先生的？”

杜丽娘一言不发地吃完了饭，快快地拿起画来怅然回绣房去了。

杜夫人目送杜丽娘走后，认真地向杜子充劝说，该把杜丽娘培植成一个德才兼备的女子，嫁了出去，也显得父母教导有方。杜子充被杜夫人劝说得有些活动，考虑了许久，才决定为杜丽娘延聘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师。

过了几天，杜子充托府学官介绍名儒，府学官开送了些本地秀才名单给杜子充，杜子充认为都太年青。后来府学官荐了一位六十多岁的道学老先生陈最良，杜子充才答应了。

陈最良自幼习儒，也懂得医道，原在本地设馆教书，只因他为人迂腐、谨严，学生们不喜欢他，便相继退学。不得已，他才改业行医，靠着祖父遗下的一片药材店维持生计。他的妻子也有六十岁了，膝下没有儿女，晚境很是寂寥。

这天陈最良正百无聊赖，忽然府学门子拿了张请帖前来向



他报喜，说道：

“恭喜陈先生，现有本府杜太守要请你老人家去教他的小姐读书。”

陈最良接过请帖来看了看，皱着眉头说道：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已无志于此了，请杜太守另请高明吧！”

门子没有听懂陈最良的话，诧异地问道：

“怎么，人家的饭（患）你不吃（师）？”

“唉，你听错了！”陈最良笑了。“我是说我不想再教书了，做老师本来不易；况且到那种官府去教书，又是女学生，轻不得、重不得，越发不易了。你快替我回了吧。”

门子和陈最良原很熟识，所以率直地笑着劝告道：

“你老人家太固执了！瞧你这样行医卖药，连一件囫圇的蓝衫也没赚上身。如今杜太守设馆延聘，正好发迹了，别人挨挤不进，你竟坐失良机，真是可惜可惜！”

“小子之见，怎知安贫之乐！”陈最良依然无动于衷地捻须晃脑。

门子见陈最良还是不肯答应，发急地说道：

“你不来不行，我交不了差，学官老爷也交不了差。”

陈最良怕门子为难，借词推诿道：

“你就说我年老多病，不能胜任。”

“这不像话，你一定要去。”门子不依，拉住陈最良不放。

陈老妈妈这时也来相劝，陈最良无奈，只得答应下来。

门子送陈最良来到杜府，杜子充亲自接待。杜子充见陈最良是一个拘谨世故的老儒，心中甚喜，想着：既可以作女儿教师，又可以和自己为友，正好一举两得。陈最良见杜子充这般

小说本·牡丹亭

殷勤敬重，也很高兴，先前的顾虑顿时消除。两人谈了一会，十分投机。杜子充吩咐备酒，一面命人请杜丽娘出来拜见师父。

杜丽娘正在绣房刺绣，听说父母真的请来先生了，非常快活，便带着春香立即到了客堂。

“丽儿，过来拜见陈师父！”杜子充向杜丽娘说。

杜丽娘恭恭敬敬地给陈最良行了礼。杜子充又训海道：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礼’，我儿今后须要好好听师父的教导，不可偷懒，不可贪玩。就叫春香陪你伴读。春香，快给陈先生叩头。”

春香顺从地叩了头，可是心里老大不乐意。陈最良坦然受了她们的礼，问杜丽娘道：

“小姐一向读哪些书？”

“男女《四书》都已成诵了。”杜丽娘腼腆地回答。

杜子充向陈最良说道：

“先生，我想《易经》《春秋》义理深奥，与妇女没什么相干，只有《诗经》开头便讲后妃之德，最宜课读。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老大人高见，学生谨遵台命。”陈最良频频点头。

杜子充很得意，当即择定开馆之期，说道：

“明日吉辰，就请陈先生开课吧！凡她们有不守规范之处，千万严加管教，不可放纵了她们。”

陈最良毫不迟疑地同意了。杜子充就陪着陈最良到后花园饮酒。杜丽娘和春香又回转绣房。

“小姐，你读书是正经，我做丫头的的不读也罢，明天我在书房侍候你，不要叫我读书了。”春香撅着小嘴向杜丽娘恳求。

杜丽娘微笑着用指头点了春香一下，说道：

“坏丫头，你又想偷懒了！女孩儿知书达礼，总是好的，不可不读。”

春香不敢违抗，心里却想：看那老头子一面孔的正经，叫人如何受得了！

杜丽娘见春香如此，心中暗想：这孩子虽有些淘气，却也聪明伶俐，且是个孝顺的丫头，倒不如教他读些书，将来也是个有用的人。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杜丽娘因春香不肯读书，心中有些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勉强着春香去读书。

第二章 闹学

自从开学以后，杜丽娘每天早晨到书馆攻读，午后就在绣房做针线，或是描绘丹青。她对陈最良很尊敬，虽然也觉得陈最良过分迂执，没有风趣，但陈最良的学问她很佩服。

陈最良奉了杜子充之命，除了为杜丽娘讲授《诗经》以外，还教她练习书法和诗文。陈最良见杜丽娘又聪明又用功，端庄持重，温文尔雅，不像男学生那么愚笨顽劣，因此对她非常喜爱。

春香也算是陈最良的学生，陈最良教她读《论语》，也很喜欢她。但这孩子贪玩，不肯用心，常把个陈最良气得无可奈何。

一天清晨，旭日初升，春光明媚，春香打听得杜子充郊外劝农去了，原想请杜丽娘逛后花园去，又怕陈最良不许。闷闷地到了书馆，见陈最良还没来，便坐在陈最良的太师椅上，大模大样地学着陈最良的姿态神气，一忽儿咳嗽，一忽儿捻须，一忽儿摇头晃脑地朗朗读书。正自学得开心，真的陈最良来了；春香听见那熟悉的步履声，连忙躲到屏风背后。陈最良走进来看了看屋里没有人，有些不满，自言自语道：

“真是千金小姐，娇养得很，这般时候还不来上学。”

猛不防春香“哼”了一声，淘气地佝偻着腰摇摇摆摆走出屏风，也模仿着陈最良的口吻反唇相讥道：

“为人师者不能以身作则，这般时候才到书馆！”

陈最良被春香吓了一跳，继而瞧着她那淘气的样子，又不

禁好笑起来。

“噢，你倒先来了，怎么不见小姐呢？”陈最良指着杜丽娘的座位问。

春香理直气壮地答道：

“小姐因为先生不在，来了又走了。”

陈最良信以为真，尴尬地笑着说：

“时候还早哩！”

“是呀，时候还早哩！”春香又模仿陈最良的声调反唇相讥。“先生既知时候还早，为什么一进门就说‘这般时候，还不来上学’呢？”

陈最良被春香驳得张口结舌，讷讷地说道：

“好一个春香，生得一张利嘴！”

这时杜丽娘姗姗而至；先向陈最良行了礼，然后坐下打开书本。陈最良也戴上了老花眼镜，准备教书。春香忙去端了两杯茶来。

“女学生，昨天上的一课《毛诗》，可温习熟了么？”陈最良指着手边的一本《诗经》问。

“温习熟了。”杜丽娘立刻从容不迫地背诵了一遍。“‘关关雉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陈最良捋须点头道：

“不错不错。现在听我给你讲解，须要用心听讲。”

杜丽娘温顺地应了一声。

“‘雉鸠’者，是一种鸟，‘关关’者，是鸟叫的声音。”陈最良逐字逐句地讲解着。

春香天真地插嘴问道：

“先生，那鸟是怎样叫呢？”

小说本·牡丹亭

陈最良讲得高兴，一时忘形，脱口而出地学了几声鸟叫，春香也跟着叫，叫得杜丽娘忍不住掩口而笑。陈最良看见杜丽娘笑了，才觉得自己失态，连忙咳嗽了一会儿，再继续讲下去。

“这雌鸠因为是个性喜幽静的鸟儿，故而‘在河之洲’——”陈最良还没讲完，又被春香打断了。

“是了！是了！”春香拍着手说。“不是昨天是前天，不是今年是去年，我们老爷养了一只斑鸠，关在笼子里；小姐看见了，说是好好一只鸟儿，原该让它自由自在地飞去才是，何苦要关在笼子里！就把它放了，这鸟儿一飞，飞到了何知州的家里。”

杜丽娘又笑了，陈最良也被春香逗得失声大笑。

“胡说，这是兴，‘兴’者，是起那下文的意思。‘窈窕淑女’，就是美貌幽娴的女子；‘君子好逑’者，有那么一个君子，好好地来求她。”陈最良讲到这里，得意地晃了几下脑袋。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杜丽娘听得出神，信口重复了一句。

春香连忙问道：

“为什么好好地求她呢？”

“多嘴！”陈最良严肃地申斥了一声。

杜丽娘恐怕春香再说出不成体统的话来，便悄悄向她使了个眼色，又向陈最良说道：

“师父，依注解书，学生自会，请将《诗经》大意讲演一番吧！”

于是陈最良又讲了一些《诗经》上的后妃之德，为妇之道。